

# 風流次長唐有壬

胡耐安

## 恃才傲物拈花惹草

抗戰前兩年，民國二十四年的耶誕節；唐有壬，時任外交部次長，他在這一舉世歡騰的佳節傍晚時分，當他剛步下他那甘司東路寓所的階台；就被預先伏下的人（據說有三人），用手槍向他發射，他正待反身迴避，「說時遲那時快」，他已被擊中要害仆地不起。他的夫人在屋內先聽槍聲不以為意，繼聞司機呼號，才踉蹌的奔出；眼見她仰望終身的「良人也者」，受傷倒地，便急急的，當然，這時家裏的男女傭工早已聞警前來；便將傷者昇進車內飛向醫院求治。怎奈，傷已致命，不及到達醫院；有說，是剛剛到達醫院，便已斷絕氣息。由甘司東路到紅十字會醫院雖不甚遠，可也不算近；大約交通無阻，用不着一刻鐘便可到達；也許是數由前定的「天意存焉」吧！據說，恰巧碰着一連串的救火車，耽誤了近十分鐘；如果不是如此的延遲車程，或者還是可以得救？屈指算來，有壬之死，可不已經四十來年了？有壬在我們友輩中是以才華著稱的傑出之

士；我和唐家原有世誼，重寫此章，為老友逝世三十九周年忌辰的點綴。

唐有壬，湖南瀏陽人，原名林，後以字行；為「維新派人」唐才常的仲子。唐才常，死于一九〇〇年（庚子）的「富有社」之難；「富有社」，係屬「君主立憲派」，而又類似「幫會性」的組織。有壬的伯兄麟（圭良），季弟卞年，兄弟三人，皆留學日本；圭良習軍事，有壬、卞年習政經（政治、經濟）。我與唐氏昆季全有交情，卞年與我同年生；有壬比我約長四五歲；圭良似比我大十多歲。有壬曾在法國住過一兩年，在法時曾與會琦共同搞政治活動，不過，曾那時還沒有喊出「國家主義」的口號。他們兄弟三人中，以圭良最不羈，卞年最純謹，有壬則恃才傲物，而尤喜風流自賞的隨緣結緣；太太而外，還有不祇一個的情人。他的夫人歐陽氏，亦瀏陽產；即歐陽予倩的胞妹。豐姿綽約，堪稱佳麗；並生有二女一子。有壬原在中國銀行任職，似為經濟研究室主任？由于他性喜拈花惹草，同事中的一位女博士，竟然明知使君有婦，亦復委身相就；

可是，礙于兩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女方家庭的關係，祇能陳倉暗渡，不便作任何形式上的正名定分。同時，有壬家庭負累重，固然，女方是巨富之家；怎奈，歐陽夫人的柔情蜜意，有壬也就不敢、直亦有所不忍的計劃化離。不過，他們夫婦之間，不免各有滿懷心腹事，這樣的中心「隱痛」，當然，尤其歐陽夫人方面，更是感慨萬千的無限哀怨。

## 專搞日本公共關係

「一二八」（民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）日本對上海的戰爭發動後：汪精衛取孫哲生的行政院長于國事蜩蟻之際；唐有壬成為汪系中的重要策士，但並未進入外交部任職。當此之先，汪系中人在上海辦有一張「上海民報」，那是一張沒有發行人，沒有報社地址的「地下」報紙，專以詆毀當朝顯要為事；例如用燈謎體，以三國人物作謎底的那則燈謎。至今還為人所傳道。經濟來源，是透過唐有壬的「銀行」關係而來。每日晨光熹微裏，有一千「癩三碼子」（滬語小流氓稱

謂)大聲高喊「上海民報」；也頗給予當時的政治暗流裏，發生些微小之波譎雲詭的混漾與激蕩。從而，他們報紙發行，是不便明顯的公開發行；是先一日說明某某路第×百×十號門前，或者某某街第××的電線桿，或者某某巷的第×號垃圾箱，次日黎明時分，便有一輛貨車風馳雲飛的向着那些預定地點，丟下一捆捆的報紙；避免繩騎們的兜捕。據說，這個報紙，在汪精衛的政治賭本裏，多多少少是有其比重的。民國二十三年，中日外交形勢緊張，汪院長自兼外交部長，唐有壬到外交部任次長，無疑是由于他是日本留學生，尤其當他在上海辦報時，常和一千日本浪人有所往還。加上他那誇大的言談和精密的調度，迎合汪「部長」的心意。外交部實際上的「部務」，是唐有壬一身擔當；實在的，那時的外交部，如果能對付得日本的使領人員，也就算是「公務」辦了一大半。有壬自恃是一個「日本通」，加上一批在搞特務工作的日本朋友；遠在他搞「星期評論」時，就常常寫些關於「日本問題」什麼，至于「中日提攜」什麼之類的文章；當然，這也是他蒙受汪精衛器識的一大因素。

### 一子起落早有絕招

他在外交部次長任內，又結識了一個湖南鄉親的黃小姐；不過，他也並未冷落女博士，每星期的周末，甚且提前在星期五，自南京開上海的夜車頭等臥車廂裏，定必有唐次長在。他最後的這次，民國二十四年耶誕前一天，歐陽小姐曾和梁紹文的夫人到我家，她倆是結拜的乾姊妹；事

後，我太太告訴我：唐先生對「真真」(歐陽小姐名)不起，唐先生每次回上海，並不是直接到自己家裏，有時甚至不回家；真真好傷心。

有壬的被狙擊，伊誰為之？孰令致之？「案」既未破，「情」自莫白。有說，是基于其時國人的「仇日」情緒？有壬是世人所屬目的「親日」色彩濃厚的一人；在羣憤憤慨氣氛裏，誰也不會體諒「弱國外交」的不易周章。加上，其時的日本，正是軍人跋扈最高潮的時期；何況，還有許許多多難以言宣的政治恩怨和派系水火的艱難其間。有壬奉命任外交部次長的後一兩天，我和他同在薩坡賽路圭良寓所聊天；他說我太消極，因為那時我正堅決的辭却了一個官位；我寧願東流西蕩的教書生活。他說，他是本着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」的佛家渡世宏願；他又說出他對任的知遇感。我望他那「坐立不寧」的一貫慣性，由沙發靠背，而茶几邊，而寫字拾前的轉椅；這裏坐一坐，那裏坐一坐。不再說什麼，靜默了一陣，圭良的太太催打「跑符」，有壬推說他有事，他說，夜車去南京；他沒有加入跑符的牌局，他似乎對賭牌的玩意兒，原就沒有多大興趣。唐有壬的圍棋下得不差；一子起落，常常有些絕招。

### 與女博士雙宿雙飛

有壬進入外交部後，也就是他在外交次長任內，為着梁紹文的西雅圖領事差使關係，我隨着紹文到過一趟外交部；偶或在黃小姐那裏和有壬碰過幾回面；平常，我和他是甚少晤談了。有壬

之喪，汪精衛親臨致奠，我以十二字致輓：「孔曰仁孟曰義，治世英亂世雄」；老友泉下有知，當亦為之首肯吧？

有說，有壬的遭人暗算，是含有桃色成分？據傳，他到上海渡聖誕節，是由于女博士一紙電召；不過，這也難事徵信；是歐陽夫人與女博士之間的妬忌？還是女博士與黃小姐之間的妬忌？還是黃小姐與歐陽夫人之間的妬忌？醋海風波，難道真個如莎士比亞劇本的「沙樂美」裏所傳的那樣，必欲獨佔着己所眷戀者的身心而後快？不惜其所眷戀者的一死而後快。就我所知：絕非其事；有壬雖說生具豔福，可是，還說不上有一真個「生死以之」的女友，當然，歐陽夫人對他是真摯的夫妻之愛。

### 四十生涯享盡艷福

歐陽夫人，似乎是「珍珍」(我太太和我說是真真)其名，不祇美于姿，而且慧于心；當有壬給女博士糾纏無已的時候，她從未對有壬表示過什麼；果然，有壬「良心」發現，何況女博士那付「無鹽」型姿態，仍然還是「家花」香豔。直待有壬和黃小姐到南京「同居」起來，每個「週末」，又全給女博士佔住；她才向有壬發過幾次够稱惡狠狠的脾氣。黃小姐，不久前，或許也已有四五年？在台北逝世。她長得具有美人型的面貌與身材，能做詩填詞；可憐身世，好像並未聽她有過「正式」的、舉行過「結婚大典」的丈夫？來台後，已是給病魔折磨得失却「徐娘」老去的風韻；在她所一手教養任職中央通訊社的愛

姪遭車禍死去後，憂哀悲痛，「一代嬌娃」的佳麗，在這人世間，走完盡她酸辛之曲彩多姿的歷程。實在說來，黃的嬌媚，羞慙和歐陽的秀麗比美而外，談到詩文的造詣工夫，似乎較勝歐陽一籌；至于女性之另一「婦德」，黃却不及歐陽的「端莊」；女博士，當然又當別論。

對日抗戰期間，有壬的未亡人、歐陽夫人，

她攜着子女住在上海；她那江灣的住屋，是早在抗戰初期就已被燬。汪精衛在南京建朝開府時，唐圭良充當參軍，唐卜年在天津為儲備銀行做行長。歐陽夫人，却靜靜的住在上海，不求世人知曉的「躲」在家裏管教兒女；聽說，有一次汪派人送了一筆數目頗為可觀的錢給她，她却謝而未受。末季淑世，取與之間，具有如此見解的婦女

，豈不難能而尤可貴？圭良是多年前，在香港中風死去；卜年也是潦倒的流寓在香港。

綜有壬之一生，政治上的是非得失，姑不具論；但一數說他，在這人世四十年裏，這個風流種子之兒女子情的經歷：緣乎？孽乎？生前風流，倒頭來，也祇不過給至好朋友輩賺得數聲太息而已。（六十三年耶誕檢點舊稿重事修訂）

# 臺灣歷史概要

蔣君章教授著  
定價臺幣叁拾捌元

歷史學家蔣君章教授名著臺灣歷史概要，二十四開本拾餘萬言，要目有臺灣歷史的開端、明代的臺灣、清代的臺灣、割臺與抗日、陷日期間的臺灣、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等，並附插圖及珍貴歷史照片多幀，可作大專歷史教材及供一般閱讀之用，定價臺幣叁拾捌元，中外雜誌長期定戶八折優待，同業批購另有折扣，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

# 中外文庫 第十五 衆家老闖黃金榮

章君穀著 第一冊 隆重出版  
定價台幣肆拾元預約叁拾元

上海租界時代，華洋雜處，龍蛇駁雜，被稱為冒險家的天堂。尤其清末以迄國民革命軍光復上海前的這一段時期，更是波譎詭秘，空前絕後，在此一時期黃浦灘上有一位傳奇人物，杜月笙是他的門下，張嘯林由他所汲引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「衆家老闖黃金榮，黃金榮的一生多姿多采，令人拍案叫絕。頃由名傳記作家章君穀先生遍訪黃氏親人，以及友輩徒衆，以其生花妙筆編撰「衆家老闖黃金榮」，這一位置上第一聞人的生平事跡，是可信的史料，無上的談助，罕見的傳奇，更是為人處世、立業致富的南針。茲應讀者殷切要求，結集出版，第一冊定價臺幣肆拾元預約特價叁拾元。三月一日出書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